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文粹卷三十四 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許侯瑋

唐文粹卷三十四

宋　姚鉉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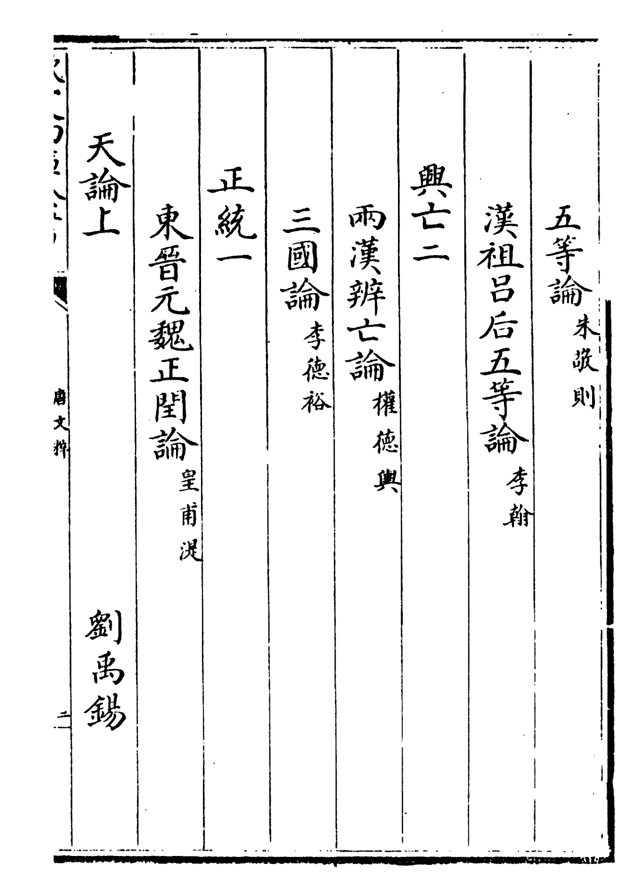
論甲總一十三首

天三

天論上　劉禹錫

天論中

天論下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荅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隂隲之説勝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異霆震于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跖蹻焉而遂孔顔焉而厄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説勝焉余之友河東觧人柳子厚作天説以折韓退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氣者皆

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説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彊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眊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蓺樹陰而揫斂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斬材窾堅液礦硎芸義制强訐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非為公

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族之貴萬鍾之禄處之咸曰宜何也為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為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人事耶惟告慶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分可以善取禍分可以惡召奚預乎天耶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僇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耶天也福

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茍免人道駮故天命之説亦駮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常在佞而罰常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强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耶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為耶任天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駮焉今人以一已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

矣余曰天常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常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云爾

天論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户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强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

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郛求蔭于華榱飽乎餼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强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茍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郛邑然茍由乎匡宋雖郛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問者曰若是言之則天之

不相去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爲荅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濰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爲濤也流之泝洄不能峭爲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爲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黷然沈亦天也阽危而僅有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昧故

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曷司歟荅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行乎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適當其數適乗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江海之覆也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于勢耶荅曰天形常圓而色常青周迴可以度得晝夜

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常高而不卑常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于卑小乘其氣于動用而不能自休于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耶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為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元者爾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耶荅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為體也不妨乎物而為用也常資乎有必依于物而後

形焉今爲室廬而髙厚之形藏乎内也爲器用規矩之形起乎内者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燄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猩犬鼠之目庸謂晦而幽耶吾故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相者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焉有天地之内有無形者耶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焉能逃乎數耶

天論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歷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之言有自乎荅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頭目耳鼻齒毛顖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腑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為清毋重為輕始兩位既儀還相為庸噓為雨露噫

為雷風乗氣而生羣分彚從植類曰生紫書傳海隅蒼生謂草木動類曰蟲倮蟲之長為智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商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之餘難以神誣商俗已譌五禾反引天而毆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荀悦論高祖武宣論　　李德裕

荀悅論畧曰高祖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文帝躬行玄默遂至升平而古典未備制度多闕武帝內修文學外耀武威而不盡其術不克其終宣帝任法審刑採覈名實而不用儒術理化不成歷數三代以及元帝曰崇尚儒學從諫如流引班固贊賓禮故老優游亮直又曰貢薛韋匡迭為宰相其旨以為專用儒術莫盛於此班固荀悅皆文雅之士以元帝好儒徵用儒生故以茲為美而深罪石顯痛心泣血稱詩人投畀豺虎嫉之甚也異乎

余之所聞矣任恭顯始於宣帝當宣帝之世石顯豈能隳其大業哉則知惡不在於顯矣蕭望之周堪皆廊廟之器有師傅之恩石顯所忌廢而不用朋龍上書遂致于理其後劉向禁錮張猛自殺豈得謂之優游亮直乎貢禹之京房雖不終其身亦皆英特雋才道術竒士於元帝可謂忠矣亦因譖而死惑於讒邪則不斷疑於髦雋則用法亦不得謂之優游矣貢薛雖能忠諫止于諷諭恭儉未嘗禦姦觸邪矣韋匡從容守位未曾犯顔干

色矣所以得乘時而進久安其位昔桀紂殺一龍逢比干而天下之惡歸焉桀紂以拒諫自殺其悖已甚元帝以信讒而殺柳又甚焉王業既衰至成哀陵替纔三世而王莽簒奪宣帝稱亂吾家者太子也知子莫若父信哉是言

漢昭論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至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敵矣漢昭帝是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譖霍光者上

輒怒曰敢譖毁者坐之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覩召公不恱遂使周公狼跋而東鴟鴞之詩作矣漢髙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肱股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疎賢士景帝信讒誅鼂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向使昭帝得伊吕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無術未稱其德然輕徭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議鹽鐵而罷榷酤亦信

任忠臣之效也纔弱冠而殂功德未盡可以痛矣

漢元論

漢元帝習武帝游宴後庭又隆好音樂與弘恭石顯圖議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贊曰優游不斷漢宣之業衰焉余以班固之言未盡其僻此蓋懦而不才權移所嬖非不斷也夫帝王者天也天以剛健為氣粹精為體氣剛而明則三光不昏體粹而精則四氣不亂剛也者不息之謂也故權衡獨運歲時不忒粹也者不雜

之謂也故乖氣消散陰陽不謬若運動不在於權軸鎔鑄不由於大治蕩蕩上帝復何為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堯舜之時上下皆公讒說不行人與其聰明哉豈幽厲之君上下盡邪讒言相敵人不與其聰明哉元帝自稱淫亂之君谷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元帝當自以恭顯為賢而任之不疑也

漢武封禪論

林簡言

仲尼以季氏旅於泰山爲僭漢武封泰山非僭歟抑聞無其位無其德爲事僭也有其位無其德爲事亦僭也又聞封泰山報成功也斯皆德稱乎位者爲之若伏羲神農者也若軒轅顓頊者也若堯舜禹湯者也漢武封禪奚慕哉秦乎伏羲乎堯舜乎秦封禪二代而秦滅固不可慕也若以伏羲堯舜爲心亦宜訪伏羲堯舜之道歟以所行之道侔之乎不侔之乎彼茅茨不翦而木不呈材豈曰侔哉彼舞干兩階而黷武窮邊豈曰侔哉彼

用夔典樂而李延年進豈曰侔哉彼設謗木而捕人誹者死豈曰侔哉凡所舉雖厮養之人亦知不侔矣在漢武計宜罷去不侔行其侔者已行之則卿大夫行之卿大夫行之則國人行之夫如是雖不封禪而伏羲堯舜之德之美自至矣奈何不遵此道取司馬相如腴佞遺草内欺於方寸外欺於千古矯名竊德胥烟雲躡凌競封泰山禪梁父好商辛夏癸之好迹伏羲堯舜之迹季氏之僭安可逃乎昔齊桓公議封禪管夷吾用他辭以

罷之以其無帝王位故也無德與無位相去幾何儻漢朝有人如管夷吾應用三脊茅以藉口不使其君與季氏等

封建論　　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

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彼其初與萬物偕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摶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而後有兵有刑德又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

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率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率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率有方伯連率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濩星羅四周于天

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歴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徳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凌夷迄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音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

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刼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

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已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

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聖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定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

然捔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財怙
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
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馮唐聞黄
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
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奬朝拜而
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假使漢室盡城
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巳孟舒魏尚之術莫
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

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約從之謀周于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凌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于諸侯哉或者又以為商周聖王也而不

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商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商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已也私其衛于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而不肖者居下

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盡其封畧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于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五等論

朱敬則

昔秦廢五等雀寔仲長統王朗曹冏等皆以為秦之失

余竊異之誠通其志云蓋明王之理天下也先之以博愛本之以仁義張四維尊五美懸禮樂于庭宇置軌範於中衢然後決玄波使橫流楊薰風以高扇浮愷悌之甘澤浸曠蕩之膏腴正理革其淫邪淳風柔其骨髓使天下之人心醉而神足其於忠義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其於進趨也皎若章程之在目禮經所及等日月之難踰聲教所行雖風雨之不輟聖人知俗之漸化也王道之已行也於是體國經野庸功勳親分山裂河設盤石

之固內守外禦有維城之基連結徧於城中膠葛盡於封內雖道昏時喪澤竭政塞鄭伯逐王申侯殺主魯不供物宋不城周吳徵百牢楚問九鼎小白之一匡天下重耳之一戰諸侯無君之迹顯然篡奪之謀中寢者直以周禮尚存簡書不隕故曰不敢失墜天威在顏自春秋之後禮義漸頽風俗壓昏愧恥心盡疾走先得者為上奪攘知命者為能加以八世專齊三家分晉子貢之亂五國蘇秦之鬬七雄苛刻薄興經籍道息莫不長詐

術貴攻戰萬姓皆戴爪牙無人不屬觜距所以商鞅欺故友李斯因舊交孫臏喪足于龐涓張儀得志於陳軫一旅之衆便欲稱王再戰之雄爭來奉帝先王會盟之禮昔時樽俎之容三代之風掃地盡矣況始皇削平區宇殊非至公李斯之作股肱罕循大道人無見德唯虐是聞當此時也主猜于上人駭于下父不能保之于子君不能得之于臣欲使始皇分土姦雄建侯薄俗若喻晉鄭之可依便借賊兵而資盜糧寄龍魚而助風雨不

可行也是以秦鑒周德之繇深懼巳圖之不遠罷侯置守高下在心天下制在一人百姓不聞二主直是不得行其世封非薄功臣而賤骨肉也高皇帝揭日月之明懷天地之量箕財不足以分賞論功不足以受封邑皆百城土有千里人殷國富地廣兵强五十年間七國同反賈誼憂其國大鼂錯請削其地若言由大而反也不若召陵之師踐土之衆也若言有材而起也劉濞非王霸之材田禄無先管之畧也且齊晉以逆禮爲懟吳楚

以犯上非媿釁由教起其所由來遠矣自此之後雜霸又衰中興不能改物創圖黄初不能深謀遠慮緬乎漢魏之際尋其經緯之初未有積徳重光澤及萬物覬其教偷薄于秦風察其人犲狼于漢日故魏太祖曰若使無孤天下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明竊號議者觸目皆是欲以此時開賜履之祚垂萬代之封必有通車三川以闚周室介馬汾隰而逐翼侯王司徒屢請于當時曹元首又勤于宗室皆不知時也

漢祖呂后五等論

李翰

或稱漢祖建五等封異姓其計得乎高后立四王非劉氏其事順乎嘗試論之曰夫思治惡亂體國之常理去危就安宅生之大域然而制業圖遠隨化會機是非較于毫釐得失差于興滅可不謂然乎揆夫高祖造漢監亡秦宗族無尺寸之封子弟立虛空之地故衆枝莫助而孤根易拔封建之心肇於此矣又謂大業可以力取神器推於命歸思得包四海以獨富舉百郡以從欲

而外誘異端内疑成計及見羣心交阻偶語間興適悟

天下不可獨理専欲不能蓋衆分利推恩乃先封雍齒

然後將士斂手不懐反覆豪俊息慮知難搖動五等之

制於是行焉既而鸞輅龍旂皆王室昭穆黼衣朱黻即

功臣子孫君利世祚人安定主工敦子愛之情下結體

信之志羣后固犬牙之勢匹夫絶烏合之舉此所以為

計之是也何創五等之議不遵三代之典境土踰溢隄

防漏下權敵上都制方偶國過當啟陵僭之端怙强連

交爭之兆貫詛痛其將亂蠹錯憂其必危卒使諸侯失節朝廷忿忌此所以為計之非也且夫中興之主不讓肇基之勲成務之臣有高佐命之力故禮樂大備取惟新之格言琴瑟不調除仍舊之弊法觀乎孝惠既崩高后稱制侯王諸呂何不可哉當若早置禄產之位宜序親疎之節小其國以圖全薄其勢以遠害而陳平周勃亦分茅錫土將相之後誓同山河舅甥之國穆若唇齒預閑覬覦之心不踐嫌猜之路克復明辟決自我躬高

謝壽陵無負先帝安有齊兵之觀變代邸之危疑哉此所以為計之得也神害久盈物無兩大以呂氏之盛跨漢朝之權專禁兵以候疑秉大政以速謗趦趄異姓蓄姦候隙刺促大臣側目相視自投機穽實履憂虞此所以為計之失也嗚呼物有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凡人臨事多惑視往則明向使高祖呂后觀既往之勢析當時之疑斷必然之策杜未萌之禍則惠文之間無劉呂之難哀平之末有晉鄭是依況復周陳諸家休戚連漢黎

猷思德謳歌未改雖天命興廢孰能明之然人謨協容必無悔矣

兩漢辨亡論　　權德輿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爲莽卓篡逆汗神器以亂齊民自賈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静徼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徼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辭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禄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兇沴以結

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篡奪之兆皆指導馴致之雖年祀相遠猶手授順指之然也其為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禹以經術為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信當主臣之重極儒者之貴永始元延之間天地之災屢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專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駕至禹第辟左右以問之須其一言以為律度為禹計者亦宜陳大易堅冰之誡誦小雅十月之刺秉其嚮納痛言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為辭致成帝不疑之心授王氏

寖盛之勢上下恬然晻忽亡國儻帝慮不至是猶當開陳切劘面列廷辯剴當就第宴閒之際虛懷放決之時方且視小男於牀下官子壻於近郡欵然用家人匹婦為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使羣盜弄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于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逮至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三絶胡廣以巨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冀席外戚之重貪戾當國既鴆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既定策

冀乃憚其明哲且不利長君私于蠡吾獨異羣議爲廣計者亦當中立如石介然不回率趙誠之徒同李杜所守然後與三事百工正辭于朝雖冀之暴恣豈能一旦盡誅漢廷羣公耶反徇一息之安首鼠畏懦竟使清河徙廢蠡吾爲梗邦家陵夷漢道日蹙結黨錮之獄成閹寺之禍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爲當塗蓋棟橈骫折之所由來久矣彼梅福以孤遠上疏張綱以早秩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思也噫嘻就利違害榮通醜

窮大凡有生之常性也暨乎手持政柄體國存亡則謹之于初決之于始以導善氣以遏亂源若禍胎既萌則死而後已白刃可蹈鴻毛斯輕奈何禹廣以宴安之時則務小忠立細行數數然獻吉筮于露著沮立后于探籌及夫安危之際邦家之大則甘心結舌陰拱觀變豈止然也方又熾焰焰以燎原決湯湯以襄陵投天下于烟煨擠萬人于昏墊百代之下無所指名雖史贊粗言而不究論本末且出不越境書殺君之惡言僞而辯有

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罪作誡來世可勝紀乎向使西京抑損王氏尊君畀臣則庶乎無哀平之壞東京登庸清河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隲之數非人謀能亢則但取聱聾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組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殷周之或夢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為理耶予因肆古史且嗜春秋褒貶之學心所憤激故辯其所以然

三國論

李德裕

魏吳蜀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仁義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於黃皓皓隸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姜維之黷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以降惟守空宮亡之奄速繫于昭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

自專殺生之柄不牵帷牆之制運盡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煙氣威靈既露人得制之蔣濟覩魏文帝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為亡國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于臣下哉後代覩三國之事可不戒懼焉

東晉元魏正閏論　皇甫湜

論曰王者受命于天作主于人必大一統明所授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舜傳之堯禹傳之舜以德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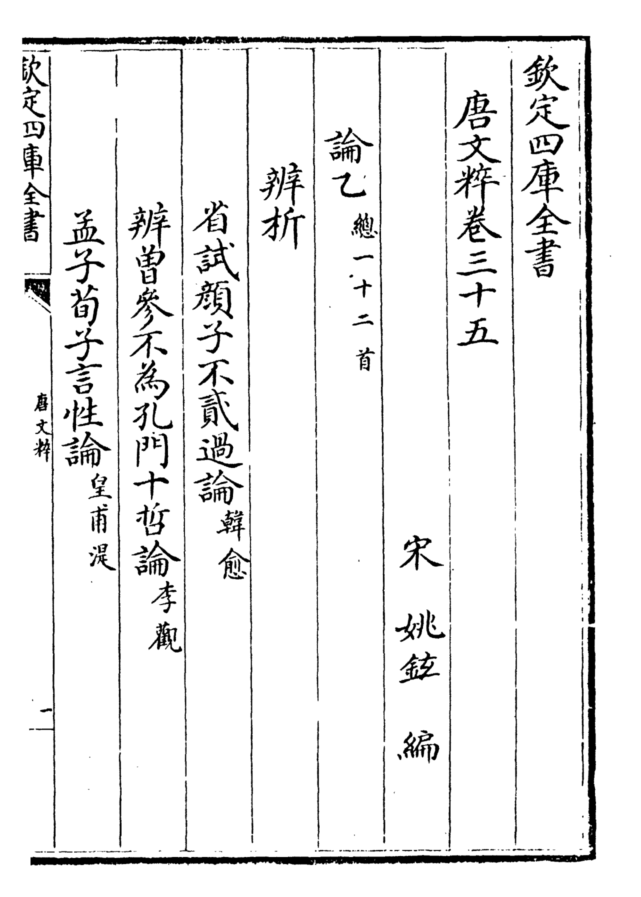
者也桀放于湯受殺於武以時合者也秦滅二周兼六國以力成者也漢革秦社稷以義取者也故自堯以降或以德或以時或以力或以義承授如貫終始可明雖殊厥跡皆得其正以及魏取于漢晉得于魏史策既載彰明可知百王既通行萬代無異辭矣惠帝無道羣胡亂華晉之南遷實曰元帝與夫祖乙之圮耿盤庚之徙亳厲王之居彘平王之避戎其事同其義一矣而拓跋氏種實匈奴來自幽代襲有先王之桑梓自為中國之

位號謂之滅邪晉實未改謂之禪邪已無所傳而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為録者皆閏晉可謂去之遠矣或曰元之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為中國者以禮義也所以為夷狄者無禮義也豈繫于地哉杞用夷禮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商士為頑人矣因戎之遷伊川為陸渾矣非繫於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歸禮樂咸在風流善政史實存焉魏氏恣其强暴虐此中夏斬伐之地雞犬無餘驅士女為肉籬委之戕殺指衣

冠爲芻狗逞其屠刈種落繁熾歷年滋多此而帝之則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有登山而餓忍食其粟而立于朝哉至于孝文始用夏變夷而易姓更法將無及矣且授受無所謂之何哉又曰周繼元隋繼周國家之興實繼隋氏子謂是何對曰晉爲宋宋爲齊齊爲梁江陵之滅則爲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況隋兼江南一天下而授之于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堯舜得天統矣則陳

姦于南元閏于北其不昭昭乎其不昭昭乎

唐文粹卷三十四



唐文粹卷三十五

宋 姚鉉 編

論乙 總一十二首

辨析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韓愈

辨曾參不為孔門十哲論 李覯

孟子荀子言性論 皇甫湜

卜論 李華

省試顔子不貳過論　韓愈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為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言過行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顔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

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于其心則爲過矣故顔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絶之于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顔子具聖人

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于外考之于聖人之道差為過耳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為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已並立于聖人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于身加于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于聖人

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顔子之不貳過者盡在是矣

辨曾參不爲孔門十哲論　李觀

論曰客有言曰仲尼聖人也曾參孝子也十哲皆仲尼門人也察其能孝於家能忠於君能友于兄弟能信於友朋可以臨事可以成章故加其美目也而曾參雖不聞兼此數者乃其近者小者而仲尼區别四科前後十哲曾參不及者何也主人對之曰噫非仲尼于此異也

四科十哲之名乃一時之言也非燕居之時門人盡在而言也于是仲尼圍于陳畏于匡曾參不在從行之中故仲尼言在左右者揚其徳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可邀時之遇行已之材不得者是以美而類之傷而歎之非曾參不當此數子也使曾子于時得與數子從行則仲尼之聖不遺參之孝不後冉伯牛仲弓之目也必矣客于是稱謝而退或者止之曰客之問知其一未知其二主人對得其細未得其大且仲尼抱至聖之徳值多難

之代周遊棲遲不遇天下仕魯不終聘過宋伐樹之衛不用適楚逢患而四科之徒未嘗離其起居闕其絃誦不以師道窮而曰妨己之進不以身之私而越去終日温温孜孜提攜負荷從其行止如手足羽翼時仲尼有仁思德慮未言者顔回輒發之故謂之德行矣仲尼言有所陳未達而端木賜輒達之故謂之言語矣子路勇毅果𤤎之士也侍仲尼而不善之道不得入故謂之政事矣子游子夏春秋之外得與仲尼論之故謂之文學

矣故數子居則講仲尼之道行役則任仲尼之事而曾參安則在焉患難則未嘗有用焉且夫孝者人性常然也不至者非人也參苟至之乃得為人矣夫何異也且十哲之徒孰有非孝乎而參獨以有孝之名加其數子之長故不得與之同目也何謂不在從行之中而遺之也夫孝者不止于家也事君慎其事忠其命乃孝也事師聘其道敬其事乃孝也不去危即安不冒利背誼乃孝也而參不敬其事矣不能冒誼背利矣乃孝其孝也

非孝也子從儒守學宜識所言何言之介也主人拊巳而起曰爾之辨則辨矣如何斯可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孟子荀子言性論　皇甫湜

論曰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卿曰其善者偽也是于聖人皆一偏之論也推而言之性之品有三下愚中人上智是也聖人言性之品亦有三可上可下不移是也黄帝生而神靈幼而徇齊文王在母不憂在師不煩后稷不

折不副克岐克嶷之謂上智矣齊桓公以管仲輔之則理以易牙輔之則亂子夏出見紛華而悅入聞仁義而樂之謂中人矣越椒之生熊虎之狀叔魚之生谿壑之心謂下愚矣是故有生而惡者得稱性善乎哉有生而善者得稱性惡乎哉故曰孟子荀卿之言其于聖人皆一偏之說也窮理盡性唯聖人能之宜乎微言絕而異端作大義乖而一偏之說行孟子大儒也荀卿亦大儒也是豈特開異門故持曲辯哉蓋思有所未至明有所

不周耳即二子之說原其始而要其終其于輔教化尊仁義亦殊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何也孟子以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性之生善由水之趨下物誘于外情動于中然後惡生焉是勸人汰心源返天理也荀卿曰人之生不知尊親長習于教然後知焉人之㓜不知禮讓長習于教然後知焉是勸人黜嗜慾求善良也一則舉本以推末一則自葉而流根故曰二子之說殊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雖然孟子之心

以人性皆如堯舜未至者斯勉矣荀卿之言以人之性皆如桀跖則不及者斯怠矣書曰唯人最靈記曰人生而靜感于物而動則軻之言合經為多益故為尤乎

管仲論

元結

自兵興已來今三十年論者多云得如管仲者一人以輔人主當見天下太平矣元子異之曰嗚呼何是言之誤耶彼管仲者人耳止可與議私家畜養之計止可以修鄉里畎澮之事如此仲可當焉至于相諸侯材量已

似不足致齊及霸材量極使仲見帝王之道識興國之禮則天子之國不衰諸侯之國不盛如曰不然請有所說仲之相齊及齊强富則合請其君恢復王室節正諸侯君若惑之則引禍福以喻之如約諸侯之說君既聽矣然後約諸侯曰今王室將卑諸侯更强文王風化殘削向盡武王疆域割奪無幾禮樂不知其由征伐何因而出我是故謹疆域勉日夜望振兵威可臨列國得與諸會盟一旦新復天子之正朔更定天子之封畿上奉天子復

先王之風化下令諸侯復先公之制度以為何如若皆不從我則以兵先臨于魯魯不敢不從魯從則與魯西臨宋鄭宋鄭從則與三國北臨燕衛燕衛從則與諸國西臨秦晉秦晉從則與七國以尺牘約吳楚吳楚從則天下無不從之國然後定約若有果不從者則約從者曰吾屬以禮義尊天子以法度正諸侯使小國不常患弱大國不敢怙强此誠長世之策若天子國亡則諸侯交爭兵戈相臨誰為强者則安得世世禮讓相服宗廟

血食我是故力勸諸侯尊天子令某國猶豫宜往問之若不從約則與諸侯率兵伐之分其疆土遷其子孫留百里之地奉其宗社下為諸侯廣子孫之業上為天子除不順之臣何如如此則諸侯誰敢不從然後定天子封畿諸侯疆域輿服䎽玩禮樂法度征賦貢輸自齊魯節正節正即定乃共盟曰有貳約者當請命天子廢其驕凶以立恭順廢其荒惑以立明哲敢不聽者伐而分之如初約制定于是諸侯先各造邸于天子之都諸侯

乃相率朝覲已而從天子齊戒拜宗廟禮畢天子誓曰
於戲王室之卑久矣予不敢望皇天后土之所
覆載將旦暮皁隸于諸侯不可則願全肌骨下見先王
今諸侯不忘先王之大德不忘先公之忠烈共力匡王
室俾予主先王宗祀予若昏荒淫虐不納諫諍失先王
法度上不能奉宗祀下不能安人民爾諸侯當理爾軍
卒修爾矛戟約爾列國罪予凶惡嗣立明辟予若能日
勉孱弱力遵先王法度上奉宗祀下安人民爾諸侯當

保爾疆安爾人民修爾貢賦共予郊祀予有此誓豈云
及予將及來世予敢以此誓誓于宗廟予敢以此誓誓
于天地諸侯聞天子之誓相率盟曰天子有誓俾我諸
侯世世得力扶王室使先王先公德業永長諸侯其各
銘天子之誓傳之後嗣我諸侯重自約曰諸侯有昏當
如前盟若天子昏惑不嗣虐亂天下諸侯當力共規諷
諫諍如甚不可則我諸侯共率禮兵及王之畿復諫諍
如初又甚不可則進禮兵及王之郊終不可則進禮兵

及王之宫兵及宫矣當以宗廟之憂咨之當以人民之
怨咨之當以天子昔誓咨之當以諸侯昔盟咨之以不敢
欺先王先公告之不敢以欺皇天后土告之然後如天
子昔誓如諸侯昔盟使管仲能如此則周之天子未爲
奴矣諸侯之國未即亡矣秦于天下未至是矣如曰仲才
及也君不從也仲知及也時不可也則仲曾是謀也乎
君不從也歟仲曾是爲也乎時之不可也歟況今日之
兵不可以禮義節制不可以盟誓禁止如仲之輩欲何

爲乎

嬴秦論　　劉蜕

無有天下而不知秦之焚書也無世而不謂不用聖人之道所以亡也嗚呼秦亡自亡也安能焚書爲秦亡耳天下不用秦如聖人之道故秦不得其道而用也當其時天下一家而尊巳外無非心之人故深法禁人之惡也則不當去法以禁人之善是則果習天下之離心而背巳也豈秦區區之心歟蓋天必以秦之强暴非大敗

無以叛其四海之心故先絶其事君敬長之術而後從天下以亡其天下焉夫天與秦則書存不與秦則書焚而秦終無自焚之心也且聖人宫先自藏其書是秦未始有焚書之心聖人之家先有其心矣故曰秦亡其自亡矣且聖人之道與天地合其久與鬼神合其微則不得毁置之在秦也然矣陶唐氏之水前有聖人之化後有聖人之勤而後民知事君敬長之術自秦之火前聖已遠後聖不作而其術不數世亦已成矣豈非天之欲有

絶而先絶其術欲有立而先立歟今或怨秦之不全其道不知秦火息矣

蕭何求繼論　程晏

讀漢史者多曰曹參守蕭何之規日醉以酒民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叅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其為漢之二賢相也至矣哉論曰非也暑牛之渴也豎子飲之渟淖之污牛渴已久得渟淖之污寧顧于清泠之水乎設使豎子牽之於清泠之水則淼乎腸

中之泥也牛然後知渟淖之污不可終日而飲之百姓懼秦之渴已久矣蕭何曰吾所以為法律是權天下之草創也吾不止此將致君為成康之君使民為成康之民是牽民于清泠水也曹叅日荒于酒惠帝訊焉叅謂于惠帝曰高帝創之陛下承之蕭何造之臣叅遵之陛下垂拱臣等守職惠帝以為是也民又歌之也嗚呼漢之民以漢之污愈于秦之渴不知牽于清泠之水滌乎腸中之泥也蕭何之傳曹叅也若木工能構材而未果

覆而終者必待善覆者成焉何旣構矣謂叅為覆者叅守其構而不能覆徒欺君曰陛下不如高帝臣叅不如蕭何善守可也何廢作哉若不可以為廢作即文帝除肉刑不為漢主仁聖之最也叅不能孜孜其君于成康之政不知已不能覆何之構而荒于酒幸不同羲和之誅貪位畏勝飾情妄言以惑君也孰名為賢相耶吾病漢史以蕭何為善求繼以曹叅為堪其後故為論之

四維論　　柳宗元

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茍得也彼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廉者曰羞爲非也然則是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爲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茍得者豈不以茍得爲不義而不爲乎雖不從枉與羞爲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曰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

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若義之絶則廉且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絶乎人既蔽惡矣茍得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六逆論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凌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凌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為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者雖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妨之其為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

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為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亂之大本也為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矣自中人以降守是以為大據而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晉屬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禄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踈吳起乃危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

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亡僞不足倚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説建一言立一辭則䑛䑛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于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之以為狂為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為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為書者之罪也

辨私論

牛僧孺

近古之人所謂私者謂苟萃於利苟處於逸苟潤其屋者也某以為斯皆小人之私非聖賢之私也夫聖賢無私而不自知其私也何者必公其身而私於人是不私一身而使天下私之也胡以言之夫嬰兒見保傅之母則咤然而識非有知而親之利其乳而私之也櫪馬見廝養之夫則奮然而嘶非有知而親之利其芻粟而私之也夫天下之人非復乳孩櫪馬之愚也苟有公身而利之者孰不利而私之乎故賢君良相必私天下而公

其身故天下之人皆私而親之暗君愚臣必公天下而私其身故天下之人皆公而踈之人踈之者多天下欲其昌也難矣昔大禹之手足胼胝是公其身于治水也臯陶之謨明弼諧是公其身于規諫也傅説之對揚王庭是公其身于輔佐也周公之吐握勤拳是公其身于禮賢也宣父之作春秋删詩書是公其身于垂教也故有夏之人思大禹之功有虞之人思臯陶之直有商之人思傅説之政有周之人思周公之勤有道之人思宣

父之教或開國尊其嗣而私之或建祠飾其像而私之至於商辛之聚財鹿臺是天下之利私于已也故天下公而疎之秦皇之廢棄諸侯是天下之爵私于身也故天下亦公而疎之故武王公天下之財而散之而天下之兆庶皆私而親之高皇帝公天下之爵而封之而天下之英雄亦皆私而親之是以自私者人公而亡也自公者人私而昌也夫聖賢未必公其身私在其中不得不公也天下非必私于一人公在其中不得不私也余

謂亡國之君亡家之臣亡身之人俱不得其道也非聖賢之無私也

自明誠論　　歐陽詹

自性達物曰誠自學達誠曰明上聖述誠以啟明其次考明以得誠苟非將聖未有不由明而致誠者文王周孔自性而誠者也無其性不可得而及矣顔子游夏得誠自明者也有其明可得而至焉從古而還自明而誠者衆矣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弘自明誠而爲卿張

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明之于誠猶玉之待琢𡇸用于是乎成故曰玉不琢不成𡇸人不學不知道𡇸者隱于不琢而見于琢者也誠者隱于不明而見乎明者也無有琢玉而不成𡇸無有用明而不至誠嗚呼既明且誠施之身可以正百行而通神明處之家可以事父母而親兄弟游于鄉可以睦閭里而寧訟爭行於國可以輯羣臣而子黎𠮟立于朝可以上下序據於天下可以教化平明之於誠所恨不誠也苟誠

也蹈水火而罔害溺天地而必答豈止君臣鄉黨之間乎父子兄弟之際乎大哉明誠也凡百君子有明也何不急夫誠先師有言曰生而知之者上也所謂自性而誠者也又云學而知之者次也所謂自明而誠者也且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夫然則自明而誠可致也茍致之者與自性而誠異派而同流矣知之者知之委之者知之

論相

杜牧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為天子呂侯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為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為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簒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大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為呂氏之福耶為禍耶一男子為楊氏

之禍耶為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為吕氏楊氏之禍乃可為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為況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

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吕氏楊氏知卿為大儒矣

卜論　李華

天地之大德曰生舜好生之德洽于人心五福首乎壽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龜不傷物呼吸元和於介蟲為長而壽古之聖者刳而脧之觀其裂畫以定吉凶殘其生

勦其壽既勦殘之而求其靈夫何故愚未知夫天地之心聖達之謨靈之壽之而夭戮之脫其肉鑽其骸精氣復于無物而貞悔發乎焦朽不其反耶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不當妄也壽而夭之豈合其德乎因物求徵豈合其明乎毒靈介而徼其神豈合其序乎假枯殼而決狐疑豈合其吉凶乎洪範曰爾有大疑謀及卜筮聖人不當有疑於人以筮也夫祭有尸自虞夏商周不變戰國蕩

古法祭無尸尸之重重於卜則明廢龜可也又聞夫鑄刀劒者不成則屠大豕而祭之被髮而哭之則成而利蓋不祥罷也其神者躍為龍蛇穿木石入泉源以至廢烱光聲音入不能自神因天地之氣化天地之物而為神固無恙然是亦為怪古者成宮室必落之鐘鼓罷械必釁之豈神明貴殺亨羶腥歟今亡其禮未問屋室不安身而罷物不利用由是而言則卜筮陰陽之流皆妄作也夫潔壇墠而布精誠求福之來緬不可致耕夫蠶

婦神一草木禱一禽畜鼓而舞之謂妖祥如荅實歟妄歟犧文之易更周孔之述以為至矣楊子雲為太玄設卦辨吉凶如易之告若使後代有如楊子雲又為一書可並則象數之變其可既乎専任道德以貫之則天地之理盡矣又焉假夫蓍龜乎又焉徵夫鬼神乎子不語是存乎道義也

唐文粹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文粹卷三十六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馬廷璧

唐文粹卷三十六

宋 姚鉉 編

論丙 總九首

文質三

人文化成論 呂温

質文論 李華

文章論 李德裕

經旨五

編年紀傳論　皇甫湜

卜世論　孫郃

春秋無賢臣論

秦穆謚繆論　皮日休

太甲論　陳越石

讓國一

吴季札論　獨孤及

人文化成論　　　　　　　　　　　　　　　呂温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諷其言蓋有之矣未有明其義者也嘗試論之夫一二相生大鈞造物百化交錯六氣節宣或陰闔而陽開或天經而地紀有聖作則實為人文若乃夫以剛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義事君予違汝弼獻可替否此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九流異趣百揆同歸此官司之文也寛則人慢糾之以猛猛則

人殘施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此刑政之文也樂勝則流過之以禮禮勝則離和之以樂與時消息因俗變通此教化之文也文者葢言錯綜庶績藻繪人情如成文焉以致其理然則人文化成之義其在兹乎而近代諂諛之臣特以時君不能則象乾坤祖述堯舜作化成天下之文乃以旂常冕服章句翰墨為人文也遂使君人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盛威儀以求至理坐吟詠而待升平流蕩因循闇而未悟不其痛歟必以旂常冕

服為人文則秦漢魏晉聲明文物禮縟五帝儀繁三王可曰煥乎其有文章矣何衰亂之多也必以章句翰墨為人文則陳後主隋煬帝雍容綺靡洋溢編簡可曰文思安安矣何滅亡之速也覈之以名義研之以情實旣如彼較之以今古質之以成敗又如此傳不云乎經緯天地曰文禮不云乎文王以文治則文之時義大矣哉焉可以名數末流雕蟲小技厠雜其間乎

質文論

李華

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易知易從莫尚乎質質弊則佐之以文文弊則復之以質不待其極而變之故上無從暴下無從亂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謂易知易從之禮非醻酢裼襲之煩也儉謂易知易從之儉非茅茨土簋之陋也葢達其誠信安其君親而已質則儉儉則固固則愚其行也豐肥天下愚極則無恩文則奢奢則不遜不遜則詐其行也痼瘠天下詐極則賊亂故曰不

待其極而變之固而文之無害於訓人不遜而質之艱難於戎俗若不化而過則愚之病淺於詐之病也無恩之病緩於賊亂之極也故曰莫尚乎奢也奢而後化之求固而不獲也利害遲速不其昭昭歟前王之禮世滋百家之言世益欲人專一而不為詐難乎哉吉凶之儀刑賞之級繁矣使生人無適從巧者弄而飾之拙者眩而失守誠偽無由明天下浸為陂池蕩為洪流雖神禹復生誰能救之夫君人者修德以治天下不在智不在

功必也質而有制制而不煩而已太康啟子禹孫當斯時有堯舜遺人親受禹之賜國爲羿奪內則夏之六卿外則夏之四嶽而羿浞愚弄鬭爭內外默然一以聽命至少康艱難而後復原是觀之則聖有謨訓何補哉漢高除秦項煩苛至孝文玄默仁儉斷獄幾措及武帝修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耗則文不如質明矣漢氏雖歷産禄吳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同力合心一舉而安且漢德結於人心不如夏家諸吕吳楚之强倍於羿浞安漢至

易而復夏至難何也周德最深周公大聖親則管蔡為亂遠則徐奄並興夷多難復明辟兼虞夏商之典禮後王之法備矣太平之階厚矣至成王季年而後理唯康王垂拱囹圄虛空逮昭王南征不返因是陵夷則郁郁之盛何為哉周法六官備數四時盛祭車服盛飾至于下國方五十里卿大夫士之多軍師之衆大聘小聘朝覲會同地狹人寡不堪覲謁大何得不亂小何得不亡記云周之人强仁窮賞罰故曰殷周之道不勝其獘考

前後而論之夏衰失於質而無制周弱失於制而過煩故也愚以為將求致理始于學習經史左氏國語爾雅荀孟等家輔佐五經者也及藥石之方行於天下考試仕進者宜用之其餘百家之説讖緯之書存而不用至於喪制之縟祭禮之繁不可備舉者宜省之考求簡易中於人心者以行之是可以淳風俗而不泥於坦明之路矣學者局於恒教因循而不敢失於毫釐古人之説豈或盡善數骨肉之罪而褒叔向不忍聞之言而書昭

伯敬龜筴之信而陳僂句使不仁之人萌芽賊心而仁義之士閉目掩卷何如哉其或曲書常言無裨世教不習可也則煩瀆日亡而易簡日用矣海内之廣億兆之多無聊於煩彌世曠久今以簡質易煩文而便之則晨命而夕周踰年而化成蹈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予言以約失之者鮮矣與其不遜也寧固傳曰以欲從人則可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顏子曰無施勞經義可據也如是為政者得無以為惑乎

文章論

李德裕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金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蕩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嘗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益謂是也近世誥命惟蘇廷碩叙事之外自謂文章才實有

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爲切重輕爲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纇文旨高妙豈以音韻爲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内未可以言文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惟於五言爲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祕未睹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曹植七哀詩有徊泥諧依四韻王粲詩有攀原安三韻班固漢書贊及當時詞賦多用協韻猗歟元勳佐漢舉信是也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文選詩有五韻

七韻十一韻十三韻二十韻者今之文自四韻六韻以至百韻無有隻者故篇無定曲詞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則知聲律之為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詞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摸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余嘗為文箴今載於此曰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惚怳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為之錯以金翠美

質既彫良寶斯棄此為文之大旨也

編年紀傳論　　皇甫湜

論曰古史編年至漢史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為紀傳相承至今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為率私意蕩古法紀傳煩漫不如編年湜以為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在同編年紀傳繫於時之所宜才之所長者耳何常之有夫是非與聖人同辨善惡得天下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為紀為傳為編年是皆良

史矣若論不足以析皇極辭不足以杜無窮雖爲紀傳編年斯皆罪人且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承秦以吕后接之亦以歷年不可中廢年不可闕故書也觀其作傳之意將以包該事迹參貫話言纖悉百代之務成就一家之説必新制度而馳才力焉又編年記事束於次第牽於混并必舉其大綱而簡於序事是以多闕載多逸文乃别爲著録以備時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故

春秋之作則有尚書左傳之外又為國語可復省左史於右合外傳於內哉故合之則繁離之則異削之則闕子長病其然也於是革舊典開新程為紀為傳為表為志首尾其叙述表裏相發明庶為得中將垂不朽自漢至今代以更八年幾歷千其間賢人摩肩史臣繼踵搉今古之得失論述作之利病各耀聞見競誇才能改其規模殊其體統傳以相授奉而遵行而編年之史遂廢蓋有以也唯荀氏為漢紀裴氏為宋畧强欲復古皆為

編年然其善語嘉言細事詳説所遺多矣如覽正史方能備明則其密漏得失章章於是矣今之作者苟能遵紀傳之體制同春秋之是非文敵遷固直如南董亦無上矣儻捨源而事流棄意而徵跡雖服仲尼之服手絶麟之筆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謂之好古則可矣顧其書何如哉

卜世論　　孫郃

周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夫帝王括囊

宇宙位重憂崇天生利民非樂兆民之上故君民者遇夫聖則禪之不遇則以子繼之堯之於舜舜之於禹禹之於子是以周都天地之中欲便四方之會不恃山河務從德化原其意也在乎利民豈異唐虞之道而反卜年卜世邪必也欲永其祚莫先德義貽厥後世天人祐之豈非無窮也哉何三十七百年世之有若右其卜而左其德俾乎厥後恃年世之永久必輕乎德義若此之謀非君子之道也昔太戊懼裁而盛帝辛恃瑞而亡在

此不在彼豈不知之而卜年卜世者乎

春秋無賢臣論

春秋列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為五等五等之下臣為陪臣陪臣於諸侯君父也諸侯於周王亦君父也陪臣於周義猶大父也夫為子之道孝於父者必欲父孝於祖陪臣忠於諸侯者必欲諸侯忠於天子則忠孝兩全康乂天下今春秋陪臣張公室侵王室翦周以强諸侯是弱祖而强父佐諸侯而敵周是佐父而敵祖遺祖

之怨成父之逆惡莫大焉言之於臣則非忠語之於子則非孝論之於道則傷義推之於情則辜恩遂使姬周削弱祀號而已桓文雖以為霸何能正之反有封禪請隧之僭管晏雖有其功何能諫之而有反坫毀孔之惡于時風教大壞海內焚如天不能陰隲下民降大聖以為木鐸歷國七十餘說而不遇奔走齊魯宋衛之郊反若喪家之狗知不可訓慮後世不懼乃修春秋明向背其有甚者或夷之或狄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奔

走失社稷者不可勝紀書曰帝乃震怒致令海内無一
嘉祥俱有妖怪謂春秋亂世豈不如然于時人不堪命
何邪無賢臣哉予為此論警衆士大夫多稱之遂聞駁
蝦駁蝦徼而奇之或謂可刋金石訓乎令後旣而喧傳
則有難僕曰春秋豈乏賢者乎謂之無激之邪鮮之邪
奈乎孔門何曰孔門仕者鮮又家臣耳予不讀聖賢書
乎易云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春秋之大夫小貞耳盡
以大貞取之以王道取五霸猶罪人

秦穆謚繆論

皮日休

聖人務安民不先置不仁以見其仁焉不先用不德以見其德焉茍如是是見危者已墜而欲援觀鬭者將死而方捄噫其亦不仁矣以高辛之仁化用一摯摯之不善天下之民捕堯以為君以唐堯之仁化用一鮌鮌之不績天下之民譟禹以為功夫如是摯之與鮌是高辛唐堯誠用之非先置也推其誠而用之人民尚倍之如是况先置者邪當晉獻驪姬之亂後奚齊卓子之死餘

重耳在翟夷吾居秦以秦穆之力制翟而安晉其能必矣夫重耳之賢也天下知之又其從者皆足以相人國趙衰顛頡舅犯之謂如先立之必能誅亂公子去暴大夫翼德於成周宣化於汾晉而穆公乃取公子摯之言謂公子摯曰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于天下則不如先置不仁者以猾其中也乃先置夷吾是為惠公公之入也背內外之賂謂許里克以分晉之田方百里丕鄭脊蔡之田方七十里許公子摯河外列城五黃金三十鎰白玉珩六雙誅本立之臣惠公二年春殺里克秋殺丕鄭蒸先公之室謂惠公蒸於獻公夫人賈君是也故生民興誦謂與人誦曰佞之不佞果喪其

由死者無報謂惠公即位改葬恭世子而自死違於外也卒身獲于秦公以九月獲十而子殺於晉謂十五年惠公卒懷公立秦乃召重耳於楚而納之晉人殺懷公於高梁月歸嗚呼致是也非晉人之罪秦人之罪也夫摯立八年不善而去鯀用三載弗績而誅況晉惠公之在位作宗廟之蠹蝎為社稷之稂莠一立十五年其為害也大矣今之學者以秦穆為繆尚疑其謚得斯文也可以謚繆為定

太甲論　陳越石

殷甲不惠於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亦為臣之所立
或曰社稷之臣必當如是淺於國者之為論也至若承
湯之教全殷之統立臣之節豈如是邪君上之不肖與
賢智豈臣下之有不知邪擇其嗣當求賢而立之不知
其非賢以為不明因而放之令其自新如日蝕不吐河
清難俟中原之鹿將軼時乘之龍待駕於臣之業何如
哉况乎體非金石而冒霧露如懷失國之詬以損其身
則弑君之謗消無日矣陳子曰臣之忠有幸而忠者也

君之立有幸而立者也知殷之君臣皆幸而成者噫浞浞接踵羿羿比肩君可放乎哉其後新取於西魏成於東司馬氏之有天下其始也未嘗不伊不周其終也未嘗不羿不浞皆取伊周以為嗃矢也孟子曰無伊尹之心則篡也有旨哉

吳季札論

獨孤及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聞於舊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義非公執禮全

節使國篡君弑非仁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惑焉夫國之大經實在擇嗣王者慎德之不建故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卜以君命則廢禮是以太伯之奔勾吳也葢避季歷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篡服嗣位而不私太伯知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於

上替禍機作於內室遂錯命於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閎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啟周道以霸荊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閭安得謀於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樂慮危戚鍾爲若以蕭墻爲心社稷是恤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先釁而動治其末亂棄室以表義掛劍以明信

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于嗣是潔已而遺國也國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唐文粹卷三十六